全球能源危机的成因：

气候治理：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民粹主义崛起，全球政治思潮集体左转，环保议题不再仅是关于科学真知或经济效率方面的讨论，而是变得政治化。气候议题成为欧美国家政党赢得选票的关键议题，甚至上升到政治正确层面。英法美德每一轮大选，气候议题必然是左派政治党的“开胃菜”。在这股大潮下，各主要国家均公布了较为激进的减排目标，通过各种政策人为干预能源转型。具体目标和方向是打击化石能源，弃煤、弃油、弃核，限制天然气，发展光伏、风力等低碳能源、可再生能源。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11年日本福岛核危机爆发后，德国左派政党立即掀起了一股反核能运动。默克尔迅速做出妥协，暂停了刚刚颁布的延长核电站使用期限的决定。同时，法国的核电也受到限制。

2015年底，全球178个缔约方共同签署了《巴黎协定》。这个协定是对2020年后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作出的统一安排。2016年11月，欧洲议会以压倒性多数票通过了欧盟批准《巴黎协定》的决议。可以看出，欧洲政界对气候政治足够热情。《巴黎协定》的目的是好的，为了共同维护全球气候环境。但是，在欧洲，气候议题沦为“政治正确”，各国政府“顺应民意”强力干预能源转型，德法弃油弃煤弃核，大搞可再生能源，导致欧洲能源命悬天然气。欧洲又是一个天然气贫乏的地区，天然气依赖于俄罗斯和挪威，其中从俄罗斯的进口天然气占到欧洲消费总量的一半。可以这么说，欧洲能源命悬俄罗斯。

欧洲天然气供给矛盾导致价格攀升，为了解决能源危机，德国总理默克尔与俄罗斯建设“北溪二号”天然气管道。但是，“北溪二号”遭到欧洲议会和美国的反对。因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欧美联合制裁俄罗斯，但俄罗斯反过来用天然气与欧洲谈条件。当时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就“北溪二号”项目对德国及欧洲相关企业、个人实施制裁。所以，欧洲的气候政治化导致能源危机，天然气又上升到国际政治问题，进而掣肘了欧洲的政治与外交。

新冠疫情全球化进一步推动全球政治思潮大幅度左转，民主党人拜登借此风潮上台。气候政治是民主党的传统项目，环保主义者、高校知识分子、媒体与新能源势力对拜登的期望很高。拜登比之前的民主党总统更为激进，他正式上任第一天，就签署文件表示美国将重返《巴黎协定》。此前，特朗普让美国退出了该协定。拜登重新恢复其“3550承诺”，即“到2035年，通过向可再生能源过渡实现无碳发电；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到了2021年4月末，拜登公布了更激进的减排目标：到2030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量将较2005年的水平减少50%-52%，美国经济到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

我国目前为了气候保护作出的承诺是3060，也就是2030年实现碳达峰，2060年实现碳中和。这对于我国能源行业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2021年包括东北三省、宁夏、陕西、重庆等省份下发了限电的要求，以控制工业带来的能源消耗。新能源行业如新能源汽车这两年发展非常迅猛。

由于气候治理的政策干预，一是能源企业尚未从疫情导致的破产潮中恢复信心，因而更愿意保持资金的流动性；二是近些年低碳减排政策的频繁出台，导致欧洲碳排放期货大涨，化石能源的使用成本增加，降低了能源企业资本的投资意愿，人为地降低了能源供给的弹性。

在后疫情时代，能源需求大量上升，而能源供给没法跟上，导致能源价格大量上涨，引起了全球的能源危机。

通货膨胀：首先先论证一点：通货膨胀导致能源危机而非能源危机导致通货膨胀。很多人可能会说，是气候治理的政策导致能源供给减少从而价格上升从而导致其他商品价格上涨从而引起的通货膨胀，因此垄断能源的出口国真是万恶的存在。但是我在此提出另一种观点，能源价格上升其实也是通货膨胀的附属品，而非导致通货膨胀的根本成因。首先，所谓的成本效应导致通货膨胀根本不符合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供需规则下，通过垄断获利的垄断者在能源价格上涨的情况下将会增加供给从而价格回归到均衡状态，又或者即使能源市场上垄断者控制产量后，由于垄断者只在能源生产上有优势，而其他商品依赖进口，在长期来看，垄断者垄断获取的利益在国际贸易中将会归零从而达到国际市场的均衡。而真正导致能源价格不断上涨的原因正是因为疫情期间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经济政策导致的通货膨胀。

实际上疫情时期货币注入市场刺激了能源金融投资需求、能源消费及结构性消费需求扩张，从而推动了能源价格与物价上涨。能源价格和物价上涨不过是通胀的表现而已。但是这并不是说能源价格上涨不存在成本效应，能源价格上涨的成本效应还是会导致商品价格的上涨和人们的生活水平下降。

国际冲突：国际冲突也是全球能源危机的成因之一。俄罗斯作为世界最大的天然气出口国，欧洲十分依赖天然气的使用，俄罗斯供应的天然气约占欧洲天然气消费量的三分之一，同时，欧盟有四分之一以上的原油进口来自俄罗斯。因为天然气相较石油、煤炭是比较高效清洁的，在核能存在安全隐患、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能源无法稳定地广泛地应用的情况下，欧美对俄制裁是真正的两败俱伤，伤了面子又丢了里子。尤其是北溪一号二号被炸，能源供需双方好不容易建立起的友好关系彻底破裂，即使要重建又要浪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而欧洲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出口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能源价格上涨以及通货膨胀带来的成本效应从欧洲开始的能源危机逐步扩散到全球。